

資治通鑑

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讀史彙纂 讀史彙纂 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 起旃蒙大荒落閏月盡昭

勅編集

唐紀四十

起旃蒙大荒落閏月盡昭陽赤奮若凡八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永泰元年閏十月乙巳郭子儀入朝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我落未安請以朔方軍糧使三原路嗣恭鎮之河西節度使楊志烈既死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甘肅瓜沙等州長史上皆從之 丁未百官請納職田充軍糧許之 戊申以戶部侍郎路嗣恭為朔方節度使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己酉郭子儀還河中 初劔南節度使嚴武奏將軍崔旰為利州

刺史時蜀中新亂山賊塞路旰討平之及武再鎮劔南賂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求旰獻誠使旰移疾自解詣武武以為

通鑑二百二十四

宋道

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武作七寶輦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薨行軍司馬杜濟知軍府事都知兵馬使郭英幹英乂之弟也與都虞候郭嘉琳共請英乂為節度使旰時為西山都知兵馬使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由是銜之至成都數日即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旰還成都旰辭以備吐蕃未可歸英乂愈怒絕其餽餉以困之旰轉徙入深山英乂自將兵攻之聲言助旰拒守會大雪山谷深數尺士馬凍死者甚眾旰出兵擊之英乂大敗收餘兵纔及千人而還英乂為政嚴暴驕奢不恤士卒衆心離怨玄宗之離蜀也以所居行宮為道士觀仍鑄金為真容英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宣言

英又反不然何以徙真容自居其處於是帥所部五千餘人襲成都辛亥戰于城西英又大敗盱遂入成都屠英又家英又單騎奔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殺英又送首於盱邛州牙將柏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嶮各舉兵討盱蜀中大亂盱衛州人也 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

大曆元年春正月乙酉救復補國子學生 丙戌以戶部尚書劉晏為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侍郎第五琦為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轉運等使分理天下財賦 周智光至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

通鑑二百二十四

二

宋道

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眾至數萬縱其剽掠以快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二月丁亥朔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辛卯命有司修國子監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為

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乙未貶峽州別駕 巳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吐蕃 壬子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 以四鎮北

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三使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音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璘由是在邠寧聲稱殊美 癸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劍南東川節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為邛南防禦使以崔旰為茂州刺史充西山防禦使三月癸未獻誠與旰戰于梓州獻誠軍敗僅以身免旰節皆為旰所奪 夏五月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徙鎮沙州 秋八月國子監成丁亥釋奠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

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杜鴻漸至蜀，境聞張獻誠敗而懼，使人先達意於崔旰，許以萬金。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喜，進至成都。見旰，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日與將佐高會，州府事悉以委旰。又數薦之於朝，因請以節制。讓旰以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巖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壬寅，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甲辰，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京兆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官者領之。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京兆尹黎幹自南山引澗水穿漕渠入長安，功竟不成。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京兆用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

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悉停什一稅法。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為汝反矣！」叱下斬之，燔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慄，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

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為桂管觀察使少遊博州人也為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數日改宣歙觀察使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戌智光澧州刺史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華州為名帥部兵大掠自潼關至赤水二百里間財畜殆盡官吏有衣紙或數日不食者己巳置潼關鎮兵二千人

壬申分劍南置東川觀察使鎮遂州 二月丙戌郭子儀入

道鑑二百五

五

牛寶

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

縉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志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唐寺 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六月甲戌鴻漸來自成都廣為貢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秋七月丙寅以旰為西川節度使杜濟為東川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元載擢旰弟寬至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丁卯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財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

之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又曰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又曰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為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又曰陛下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皆寢不報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

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闈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救天下無得糞曳僧尼造金閣寺於五臺山鑄銅塗金為瓦所費鉅億緡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僧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載等每侍上從容多談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八月庚辰鳳翔等道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李抱玉入朝固讓僕射言情確至上許之癸丑又讓鳳翔節度使不許 丁酉杜鴻漸飯千僧以使蜀無恙故也 九月吐蕃眾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 山獠陷桂州逐

刺史李良 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 十二月庚辰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是歲復以鎮西為安西 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

三年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贈建寧王倓為齊王 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御尋討平之 甲午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庚子以後官獨孤氏

通鑑二百十四

七

張昇

為貴妃 三月乙巳朝日有食之 夏四月戊寅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疾舉從父弟右羽林將軍獻恭自代上許之 壬寅西川節度使崔旰入朝 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衣汗衫躡屨過之自給舍以上及方鎮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又使魚朝恩於白花屯為泌作外院使與親舊相見上欲以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泌固辭上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然後為宰相邪後因端午王公妃主各獻服玩上謂泌曰先生何獨無所獻對曰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賜所餘獨一身耳何以為獻上曰朕所求正在此耳泌曰臣身非陛下有誰則有之上曰先帝欲以宰相屈卿而不能得自今既獻其身當惟朕所為不為卿有矣泌曰陛下欲使臣何為上

曰朕欲卿食酒肉有室家受祿位為俗人泌泣曰臣絕粒二十餘年陛下何必使臣隳其志乎上曰泣復何益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乃命中使為泌葬二親又為泌娶盧氏女為妻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蓬萊院上與泌語及齊王俊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曷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乙卯制追謚佖曰承天皇帝庚申葬順陵 崔旰之入朝也以弟寬為留後瀘州刺史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朝廷聞之戊辰加旰檢校工部尚書賜名寧遣還鎮 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為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知幽州留後 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子琳走 乙亥王縉如幽州朱希彩盛兵嚴備以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勞軍旬餘日而還 回紇可敦卒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而歸之 丙戌內出孟蘭盆賜章斫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幡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八月

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摩二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邠寧節度使馬璘擊破之 庚午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辛雲京薨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餘如故 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 丁丑濟王環薨 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京師解嚴 潁州刺史李岵以事忤滑亳節度使令狐彰彰使節度判官姚璉按行潁州因代岵領州事且曰岵不受代即殺之岵知之因激怒將士使殺璉與璉同死者百餘人岵走依河南節度使田神功於汴州冬

十月乙巳彰表言其狀岵亦上表自理上命給事中賀若察往按之 丁卯郭子儀自奉天入朝 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節度使 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汴濮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

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兔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淮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元城張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是歲上召萬福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杲萬福至州杲懼移軍上元又北至楚州大掠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今方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

四年春正月丙子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壬午流李岵於夷州 乙酉郭子儀還河中 辛卯賜李岵死 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遊普潤隸神策軍從魚朝恩之請也 楊子琳既敗還瀘州招聚亡命得數千人松江東下聲音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子琳悉擒之擊守仙於忠州守仙僅以身免子琳遂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荆南節度使衛

伯玉欲結以爲援以夔州許之爲之請於朝陽曲人劉昌裔說子琳遣使詣闕請罪子琳從之乙巳以子琳爲峽州團練使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爲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虔鄉董晉爲判官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旣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戊申王縉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許之 辛酉郭子儀自

河中遷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靈州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 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河東兵馬使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驕蹇以王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受詔發兵詣鹽州防秋遣無縱奉璋將步騎三千赴之奉璋逗留不進無縱託它事擅入太原城縉悉擒斬之并其黨七人諸將悍戾者殆盡軍府始安 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鴻漸以疾辭位壬申許之乙亥薨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 丙子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載爲新平尉冕嘗薦之故載舉以爲相亦利其

老病易制受命之際蹈舞仆地載趨而扶之代爲謝詞十二月
戊戌冕薨

五年春正月己巳羌酋白對蓬等各帥部落內屬 觀軍容宣
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
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座恣
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
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
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
籍沒其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
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
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憚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使衣綠
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爲儕輩所

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徽服之拜謝上
強笑曰兒服紫大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
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爲方略朝恩每
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
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
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徙李抱玉爲山南
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
載又請割郿虢寶鷄鄠盩屋隸抱玉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
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如故 壬辰加河南
尹張延賞爲東都留守罷河南等道副元帥以其兵屬留守延
賞嘉貞之子也 二月戊戌李抱玉徙鎮盩屋軍士憤怒大掠
鳳翔坊市數日乃定 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

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城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己丑罷度支使及關內等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事委宰相領之 敕皇甫溫還鎮于陝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辛卯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觀察使崔灌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之取賂而還 涇原節度使馬璘屢訴本鎮荒殘無以贍軍上諷李抱玉以鄭穎二州讓之乙巳以璘兼鄭穎節度使 庚申王縉自太原入朝 癸未以左羽林大將軍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 荆南節度使衛伯玉遭母喪六月戊戌以殿中監王昂代

之伯玉諷大將楊鉢等拒昂留己甲寅制起復伯玉鎮荆南如
故 秋七月京畿饑斗米千錢 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
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 吐蕃寇永壽 冬十一月
郭子儀入朝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
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
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
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
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
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
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六年春二月壬寅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兼澤潞山南西
道節度使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

扶文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隴
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
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許之 郭子儀還邠州
嶺南蠻酋梁崇牽自稱平南十道大都統據容州與西原蠻
張戾夏永等連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經略使元結等皆寄治藤
梧經略使王翊至藤州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
詣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勉以為難翊曰大夫如
未暇出兵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為援冀藉聲勢亦可成
功勉從之翊乃與義州刺史陳仁瑊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結盟
討賊翊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眾攻容州拔之擒梁崇牽前
後大小百餘戰盡復容州故地分命諸將襲西原蠻復鬱林等
諸州先是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皆據險為亂陷

十餘州官軍討之連年不克李勉遣其將李觀與胡併力攻討
悉斬之三月五嶺皆平河北旱米斗千錢夏四月己未禮
州刺史楊子琳入朝上優接之賜名猷庚申以典內董秀為
內常侍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吳損使于吐蕃成
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茲賦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
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瑛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
少良頌瑛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瑛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五
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秋七月丙午元載奏凡別敕除文
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役之時載所奏擬多
不遵法度恐為有司所駭故也八月丁卯准西節度使李忠
臣將兵二千屯奉天防秋上益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
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
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九月吐蕃下青石
嶺軍于邢城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是歲以尚書右丞
韓滉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
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
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
充滉休之子也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
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
劉清潭諭之乃止三月郭子儀入朝丙午還邠州夏四月
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五月乙未赦天下秋七月癸巳
回紇又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今邵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說乘
它馬而去弗敢爭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悻慢朝廷殘

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泚為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十二月辛未置永平軍於滑州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寧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嵩知留後 二月壬申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毫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貞賦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齋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豪不犯疾亟召掌書記高陽齊映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人遣子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滑

州臣不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負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命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三月丙子以李勉為永平節度使 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妻弟侯莫陳愆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邕擬長安尉愆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狀敕禮部侍郎萬年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州長史朝廷稍肅 辛卯鄭王邈薨贈昭靖太子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緡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

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八月己未吐蕃六萬騎寇靈武踐秋稼而去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滔至上大喜勞賜其厚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據嶺南反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辨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弃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

章事以褒之靈州破吐蕃萬餘眾吐蕃眾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祿瑊登黃萐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為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為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倉又敗璘為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謨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謨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謨等惶恐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且收散兵為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却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

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倚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乙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兼嶺南節度使討哥舒晃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為寇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培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弃而不居每歲盛

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高度功用會汧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通鑑纂要續編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起開逢攝提格盡屠維 協洽七月凡五年有奇

勅編集

唐紀四十一 起開逢攝提格盡屠維 協洽七月凡五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大曆九年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於京師 澧朗鎮遏使楊猷自澧州泂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詔聽入朝猷遂泝漢江而上復州郢州皆閉城自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發兵備之 二月辛未徐州軍亂刺史梁乘逾城走 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庚辰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盜庫財潰歸田神功薨故也己丑以神功弟神玉知汴宋留後 癸巳郭子儀入朝上言朔方國之北門中間戰士耗散什纔有

通鑑二百二十五

一

吳圭

一今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強十倍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制勝之道必矣 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戊午以澧朗鎮遏使楊猷為泚州刺史隴右節度兵馬使 夏四月甲申郭子儀辭還邠州復為上言邊事至涕泗交流 壬辰赦天下 五月丙午楊猷自澧州入朝 涇原節度使馬璘入朝諷將士為己表求平章事丙寅以璘為左僕射 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為之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 癸未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賜爵肅國公諡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京師旱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又禱於文宣王上聞之命撤土

龍減膳節用秋七月戊午雨 朱泚入朝至蔚州有疾諸將請
還俟閒而行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諸將不敢復言九月庚子至
京師士民觀者如堵辛丑宴泚及將士於延英殿犒賞之盛近
時未有 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殺人有司擒之上釋不
問 甲辰命郭子儀李抱玉馬璘朱泚分統諸道防秋之兵
冬十月壬申信王瑄薨乙亥梁王璿薨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誘昭義將吏使作亂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萼帥其眾歸
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萼奔洺州上表請入朝
許之 辛丑郭子儀入朝 壬寅壽王瑁薨 乙巳朱泚表請
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 昭義裨將薛擇為相

道監二百一十五

二

長由

申上命內侍孫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
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攻衛州 乙卯西川節
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數萬於西山斬首萬級捕虜數千人 丙
辰詔諸道兵有逃亡者非承制敕無得輒召募 二月乙丑田
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
州之地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孫知古與共巡
磁相二州使其將士割耳勢面請承嗣為帥 辛未立皇子述
為睦王逾為郴王連為恩王遘為鄜王迅為隨王造為忻王暹
為韶王運為嘉王遇為端王適為循王通為恭王逵為原王逸
為雅王 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 河陽三城
使常休明苛刻少恩其軍士防秋者歸休明出勞之防秋兵與
城內兵合謀攻之休明奔東都軍士奉兵馬使王惟恭為帥大

掠數日乃定上命監軍冉庭蘭慰撫之 三月甲午朔陝州軍
亂逐兵馬使趙令珍觀察使李國清不能禁卑辭徧拜將士乃
得脫去軍士大掠庫物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
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
投庫物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為賞 乙巳薛萼常休明
皆詣闕請罪上釋不問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
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
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
教敕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
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討承
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為永州刺史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
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
稽違即今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
一切不問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
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
榮國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統永平河陽
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衛州 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
等攻冀州志清以其眾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
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
輜重而遁孝忠本奚也 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
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 辛巳郭子儀還邠州子儀
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今公勲德奏一屬吏而
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
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

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 九月戊申回紇白晝刺市人腸出有司執之繫萬年獄其酋長赤心馳入縣獄斫傷獄吏劫囚而去上亦不問 壬子吐蕃寇臨涇癸丑寇隴州及普潤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屬出城竄匿丙辰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於義寧 李寶臣李正己會于棗強進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度河屯陽武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珪守之寶臣不能克 吐蕃寇涇州涇原節度使馬璘破之於百里城戊午命盧龍節度使朱泚出鎮奉天行營 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緡承倩詬罵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賢子尚爾况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

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識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
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玉氣寶臣掘而得
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
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効
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
識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
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
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
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
狼狽出戰而敗會衣它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
軍使昌平劉怱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聞幽恒兵交
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

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爲易州
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 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諡
貞懿皇后 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 嶺南
節度使路嗣恭擢流人孟瑤敬冕爲將討哥舒晃瑤以大軍當
其衝冕自間道輕入丁未克廣州斬哥舒晃及其黨萬餘人嗣
恭之討冕也容管經略使王翊遣將將兵助之西原賊帥覃問
乘虛襲容州翊伏兵擊擒之 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
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元
載王縉奏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
朕百姓何罪 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爲之上表乞許甚新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遣諫議大夫杜亞使魏州宣慰 辛亥西
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四節度及突厥吐谷渾氏羌羣蠻衆

二十餘萬斬首萬餘級 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 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三月戊子河陽軍亂遂監軍冉庭蘭出城大掠三日庭蘭成備而入誅亂者數十人乃定 五月汴宋留後田神五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後乙未以靈曜為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使宣慰 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 吐蕃寇石門入長澤川 八月丙寅加盧龍節度使朱泚同平章事 李靈曜既為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内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為之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為宋州刺史憑為曹州刺史隱金為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鄭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柰何自弃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丘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

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滿青兵於匡城乘勝
進軍汴州乙巳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
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
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
者相枕藉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
丁未靈曜至韋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
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
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
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
寶臣並加同平章事 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
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丙申璘薨軍中
奔哭者數千人喧啜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頓治喪事

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
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
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
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兵馬使崔
珍十將張景華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廷幹入宿衛徙珍屯
靈臺補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璘家富有無筭治第京
師甲於勲貴中堂費二十萬繕它室所減無幾其子弟無行家
貲尋盡 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
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 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徙治汴州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
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 癸亥以河東行軍

司馬鮑防爲河東節度使防襄州人也 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爲不軌者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脫穢韞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括州刺史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楊綰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常袞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驪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貶洄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 丁

西吐蕃寇黎雅州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之 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奏京官俸太薄己酉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五月辛亥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又令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培多益寡上下有敘法制粗立 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弃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璘遂據險

通鑑三月一五

九

至道

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 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秋七月己巳薨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 八月癸未賜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姓李氏 元載王縉之為相也上曰賜以內厨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癸卯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乞停賜饌許之袞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臣光曰君子取食浮於人袞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袞者亦未可以深譏也

楊綰常袞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甲辰以為刑部尚書綰袞又薦淮南判官汲人關播擢為都官負外郎 九月辛酉以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鄭穎節度副使段秀實為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
聽樂 吐蕃八萬衆軍於原州北長澤監己巳破方渠入拔谷
郭子儀使裨將李懷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 冬十
月乙酉西川節度使崔寧奏大破吐蕃於望漢城 先是秋霖
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丁亥奏
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義興蔣
鎮往視之 吐蕃寇鹽夏州又寇長武郭子儀遣將拒却之

以永平軍押牙匡城劉洽爲宋州刺史仍以宋泗二州隸永平
軍 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
丁未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
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
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

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
問滉 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奏破吐蕃萬餘
衆於岷州 丙辰蔣鎮還奏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請
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
醜之 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 丁亥崔寧奏破吐
蕃十餘萬衆斬首八千餘級 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
河西澤潞行營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
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
爲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
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爲青州刺史正己用刑嚴
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
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

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
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
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
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
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春正月辛酉敕毀白渠支流碾磴以溉田昇平公主有
二磴入見於上請存之上曰吾欲以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爲衆
先公主即日毀之戊辰回紇寇太原河東押牙泗水李自良曰
回紇精銳遠來求鬪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
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
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遣大將焦伯瑜等逆戰癸酉遇
虜於陽曲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回紇縱兵大掠二月代州都

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
待之如初 己亥吐蕃遣其將馬重英帥衆四萬寇靈州奪填
漢御史尚書三渠水口以弊屯田 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
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因大掠坊市 夏四月甲辰吐蕃寇靈
州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六月戊戌隴右節度使朱泚獻
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常袞帥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
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爲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
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
祐甫沔之子也秋七月壬子以祐甫知吏部選事祐甫數以公
事與常袞爭由是惡之 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
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
辛未吐蕃將馬重英二萬衆寇鹽慶二州郭子儀遣河東朔方

都虞候李懷光擊却之 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
姓張許之 吐蕃二萬衆寇銀麟州略党項雜畜郭子儀遣李
懷光等擊破之 上悼念貞懿皇后不已殯於內殿累年不忍
葬丁酉始葬于莊陵 九月庚午吐蕃萬騎下青石嶺逼涇州
詔郭子儀朱泚與段秀實共却之 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
書轉運鹽鐵等使劉晏爲左僕射知三銓及使職如故 郭子
儀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
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流汗伏
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
安 以給事中杜亞爲江西觀察使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
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不
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
之舍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上因言朕
面屬卿於路嗣恭而嗣恭取載意奏卿爲虔州別駕嗣恭初平
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
琉璃盤徑尺俟其至當與卿議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人
畏權勢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
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盡
力矣虔州別駕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
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爲兵部尚書郭子儀
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已銜之孔目官
吳曜爲子儀所任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
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倚氏丞旣而僚佐多以病
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常袞言於

上曰陛下又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十四年春正月壬戌以李泌爲澧州刺史 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申以悅爲魏博留後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爲衆所服希烈因衆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暉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 辛酉以容管經略使王

翊爲河中少尹知府事河東副元帥留後部將凌正暴橫翊抑之正與其徒乘夜作亂翊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乃安 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旣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 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監國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內殿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癸亥德宗即位在諒陰中動遵禮法嘗召韓王迴食食馬齒羹不設鹽酪 常袞性剛急爲政苛細不合衆心時群臣朝夕臨袞哭委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指以示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聞益恨之會議群臣喪服袞以爲禮制及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

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褒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上以爲太重閏月壬申貶祐甫爲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旣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曷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袞爲欺罔大駭甲戌百官衰經序立於月華門有制貶袞爲潮州刺史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者震悚祐甫至昭應而還旣而羣臣喪服竟用袞議上時居諒陰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

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臣光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

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豪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詔罷省四方貢獻不急者又罷梨園

使及樂工三百餘人所留者悉隸太常 郭子儀以司徒中書

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關內河東副元帥

朔方節度關內支度鹽池六城水運大使押蕃部并營田及河

陽道觀察等使權任既重功名復大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

欲分其權而難之久不決甲申詔尊子儀爲尚父加太尉兼中

書令增實封滿二千戶月給千五百人糧二百馬食子弟諸壻

遷官者十餘人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河東朔方

都虞候李懷光爲河中尹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使以朔方留

後兼靈州長史常謙光爲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遠天德鹽

夏豐等軍州節度使振武軍使渾瑊爲單于大都護東中二受

降城振武鎮北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使分領其任 丙戌詔

曰澤州刺史李鸚上慶雲圖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

忠爲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竒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

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

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

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狃鬪

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

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戊子以淮西留後

李希烈爲節度使 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爲河東節度使

河東承百井之敗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

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
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兗州人張建封爲判官署李白良代
州刺史委任之 兵部侍郎黎幹狡險諛佞與宦官特進劉忠
翼相親善忠翼本名清潭恃寵貪縱二人皆爲衆所惡時人或
言幹忠翼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爲皇后妃子韓王迥爲太子
二即位幹密乘輿詣忠翼謀事事覺丙申幹忠翼並除名長流
至藍田賜死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爲太常卿以吏部尚
書劉晏判度支先是晏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
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劔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聞滉培克過甚
故罷其利權尋出爲晉州刺史至德初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
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
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歲征賦所入惣一千二百萬緡而

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
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六月己
亥朔赦天下西川節度使崔寧永平節度使李勉並同平章事
詔天下冤滯州府不爲理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
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槌登聞鼓自今無得復
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於是槌登聞鼓者甚衆右金吾將軍裴
諝上疏以爲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
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制應山凌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
供其費刑部員外郎令狐峒上疏諫其略曰臣伏讀遺詔務從
儉約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上荅詔略曰非唯中朕之病
抑亦成朕之美敢不聞義而徙峒德棻之玄孫也 庚子立皇
子誦爲宣王謨爲舒王諶爲通王諒爲虔王詳爲肅王乙巳立

皇弟迺爲益王，僞爲蜀王。丙午，舉先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備顧問。庚戌，以朱泚爲鳳翔尹。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爲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官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練七百匹，黃茗二百斤。上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弃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甲子，以神策都知兵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爲東都園苑使，以司農卿白琇珪代之，更名志貞。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下，上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

之琇珪已視事矣。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土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

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累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孝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

知陵中五冊所刻乃初謚也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
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
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敘者亦寘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
人并部曲畜產動以千計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踈理拘
者出之事音者遣之當叙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壬
申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初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
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
後法度墮弛大臣將帥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
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官司謂
之奉成園 癸丑減常貢宮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庚
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
京師者常千人尚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饗餼殖
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暴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
誘取妻妾故禁之 辛卯罷天下榷酒收利 上之在東宮也
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
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親重無比乙未以涉為右散騎
常侍仍為學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讀史彙編 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二 起屠維協洽八月盡重光 光奉

勅編集 唐紀四十二 起屠維協洽八月盡重光 作噩五月凡一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大曆十四年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上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詼諧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為

通鑑二百二十六

協

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協 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為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

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閒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鄉令諸使僚佐盡受於選曹則安能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既濟吳人也初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刺史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臯明之玄

孫也 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既代郭子儀邠府宿將史抗温儒雅龐仙鶴張獻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懷光右皆怏怏不服懷光發兵防秋屯長武城軍期進退不時應令監軍翟文秀勸懷光奏令宿衛懷光遣之既離營使人追捕誣以它罪且曰黃萑之敗職爾之由盡殺之 九月甲戌改淮西為淮寧 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南詔王閣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弃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

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
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
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留
寧發朱泚所領范陽戍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
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
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馬璘
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為右神策都將上發
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
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垠與山南兵合擊
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
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
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直咩城延表

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 上用法嚴百官震悚以
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
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乎諝
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群臣附之
者眾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
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於元陵廟號代
宗將發引上送之見輜輶車不當馳道稍指丁未之間問其故
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
身利乎命改轅立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
必謀之上祝故王與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
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十一月丁丑以晉州刺史韓
滉為蘇州刺史浙江東西觀察使 喬琳衰老耳聵上或時訪

周應對失次所謀議復踈闊壬午以琳為工部尚書罷政事上由是踈張涉楊炎既留崔寧二人由是交惡炎託以北邊須大臣鎮撫癸巳以京畿觀察使崔寧為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鎮坊州以荆南節度使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又以靈鹽節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靈鹽州留後代州刺史張光晟知單于振武等城綏銀麟勝州留後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丹州留後時寧既出鎮不當更置留後炎欲奪寧權且窺其所為令三人皆得自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失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誦為皇太子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

通鑑二百二十六

四

毛謙

不復得窺其多少較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負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出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丙寅晦日有食之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上遣都官負外郎關播招撫之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為理平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

陳舉選乎上悅 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或休假在第
大事令中使咨決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

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
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
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
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
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
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准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
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
爲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
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其土著百

通鑑三月十六

五

徐彦

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
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
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
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摠統於
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初左僕射劉晏爲吏部尚書楊
炎爲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
衆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又有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
獨孤妃爲皇后者楊炎爲宰相欲爲元載報仇因爲上流涕言
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臣爲宰相不能討罪當萬死崔祐甫言
茲事曖昧陛下已曠然大赦不當復究尋虛語炎乃建言尚書
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甲子詔天
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 二月

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代懷光 三月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涉受前湖南觀察使辛京杲金事覺上怒欲寘于法時李忠臣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請言於上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犯法以臣愚觀之非先生之過也上意解辛未放涉歸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為當死久矣上憫然左遷京杲諸王傳忠臣乘機救人多此類 楊炎罷度支轉運使命金部倉部代之既而省職久廢耳目不相接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癸巳復以諫議大夫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萬年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 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

人功不及因致荒廢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計所得不補所費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既而陵陽渠竟不成弃之 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已酉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為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為邠寧帥即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為戮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

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代懷光 三月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涉受前湖南觀察使辛京杲金事覺上怒欲寘于法時李忠臣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請言於上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犯法以臣愚觀之非先生之過也上意解辛未放涉歸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為當死久矣上憫然左遷京杲諸王傳忠臣乘機救人多此類 楊炎罷度支轉運使命金部倉部代之既而省職久廢耳目不相接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癸巳復以諫議大夫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萬年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 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 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我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為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茲吏緣此侵漁下民癸丑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五月戊辰以韋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朱泚等圍劉文喜於

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衝發餽運內
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
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
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人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
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息則臣計得
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
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
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
為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
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
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甲午朔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

通鑑三百二十一

八

三

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
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初回紇風俗朴
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
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
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
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
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
登里之從父兄也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
羊馬數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國
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
寇也舉兵擊殺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
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為藩臣垂髮不翦以待

冊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秋七月丙寅邵州賊帥王國良降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
辛京杲使戍武岡以扞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京杲以死
罪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衆千人侵掠州縣瀕湖
千里咸被其害詔荆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及曹
王臯為湖南觀察使曰驅疲氓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遣國
良書言將軍非敢為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為辛京杲所構
我已蒙聖朝湔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速降
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未決臯乃假為使者
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
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臯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
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名准新 辛巳遙尊上母

沈氏為皇太后 荆南節度使庾準奏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
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
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己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冤之
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
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
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初為轉運使獨領陝東
諸道陝西皆度支領之末年兼領未幾而罷晏有精力多機智
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
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
家獲利而天下無其貴甚賤之憂常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
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書出納錢穀
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

贓賄則淪弃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絜廉終無顯榮
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然惟晏能行之它人效者終莫能逮其
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語言無敢欺給當
時權貴或以親故屬之者晏亦應之使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
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沒
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
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
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
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
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
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
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

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
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
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
之汴渭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
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
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閒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
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
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
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
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
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
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

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董突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

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爲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蓋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衆彊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爲新可汗所誅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虜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彊者群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爲禮董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群胡盡殺之聚爲京觀獨留二

胡使歸國為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
上徵光晟為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
專殺者以復讎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以慰其意 丁未加
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以
舒王謨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牙前兵馬使
河中姚令言為留後謨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癸丑詔贈太
后父祖兄弟官及自餘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凡百
二十有七通中使以馬負而賜之 九月壬午將作奏宣政殿
廊壞十月魁岡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
即命修之 大曆以前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
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賦吏者殆二十年惟江西觀
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觀察使薛邕

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
史負寓發之 冬十月己亥貶連山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不
敢放縱上初即位踈斥官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
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官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
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
知所倚杖矣 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庚寅以
睦王述為奉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又命諸沈四人為判官
與中使分行諸道求之 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
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苦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
不荅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及壻之諸父兄姊之儀舅姑
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擇
用丁丑是日上之從父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且殤服

不足廢事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雖居禁中或十年不見天子上始引見諸宗女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所齎小大之物必經心目己卯庚辰二日嫁岳陽等凡十一縣主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是歲冊太子母王氏爲淑妃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

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爲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爲備至是悅屢爲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

賊本無資以爲亂皆籍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曷日因
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
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
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
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柰何無故
與恒鄆共爲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
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卧家悅
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真聞李惟岳
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衰經之中遽欲負國此甚
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
大夫之忠則旄鉞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長史畢華曰
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柰何一日弃之且雖執其使朝廷

未必見信正己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
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
憚之爲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日
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多散金帛以悅將士從政往見惟
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
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
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
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
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
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
滔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
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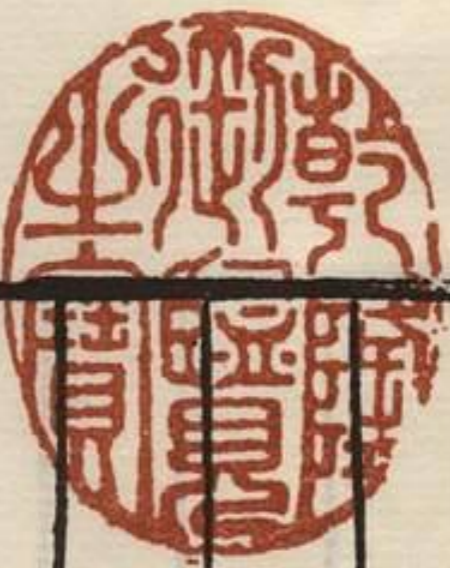
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
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爲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
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
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
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且令攝事恩命決於聖
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
至悔之何及吾亦知爾素疎忌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
言耳惟岳及左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惟
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其母妹爲李正己子婦
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正己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
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
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
死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會汴州城
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正己懼發兵萬人屯
曹州田悅亦宁聚爲備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
騷然驚駭永平軍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丙子分宋亳潁
別爲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爲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
留守路嗣恭爲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旬日又以永
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爲將者
爲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 初高力士有養女嫠居東京頗能
言宮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爲沈太后詣使者具言其狀上聞
之驚喜時沈氏故老已盡無識太后者上遣宦官官人往驗視
之年狀頗同宦官官人不審識太后皆言是高氏辭稱實非太
后驗視者益疑之強迎入居上陽宮上發宮女百餘人齎乘輿

御物就上陽宮供奉左右誘諭百方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二月辛卯上以偶日御殿羣臣皆入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在長安恐不言久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見高氏居內殿以太后自處左右侍衛甚嚴景超謂高氏曰姑何自置身於俎上左右叱景超使下景超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僞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爲人所強非已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復敢言太后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自是四方稱得太后者數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御史中丞盧杞奔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丁未擢爲大夫領京畿觀察使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旣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爲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乙巳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杞叢陋無文學炎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丙午更汴宋軍名曰宣武 振武節度使彭令芳苛虐監軍劉惠光貪婪乙卯軍士共殺之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將士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

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惠元平州人也 三月置潞州於郾城 辛巳以汾州刺史王翊為振武軍使鎮北綏銀等州留後 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 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為閹宦所讒遷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駕入朝猶不免族誅吾歲久豐積何可往也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修武備涿人郭昔告崇義為變崇義聞之請罪上為之杖昔遠涿之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為陳禍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舟能覆城殺將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遣使宣慰諸道舟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它使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其裨將藺杲為鄧州刺史 五月丙寅以軍興增商稅為什一 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遣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仵堅壁拒守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寧而疎之及攻臨洛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

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
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已共毀之悅不用其策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徐政



